



壬寅臘然圃寄虛身題跋之下冊
虛身題跋八之原卷三

杭州十三行 卷之三十五下末

禮志研人名增者者三人

虛舟題跋卷八原第十一

王翁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秀州楊

建立三

校訂

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注

見竹雲本

宋歐陽修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為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

越州胡仁濟令廬陵搨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

雅中雜流麗蓋文與書為兩絕也老友方靈臯

切字未通

語余乳者劒汝而立於旁當是劒汝歐公為文
多不使奇嶮字此蓋用離騷紉秋蘭以為佩比
之曲禮負劒辟耳為較安也按碑文正作劒又
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劒汝立旁之解還當以
劒為正

宋蘇洵臨頌帖

老泉書存於世者止此八行圓靜無矜氣坡書
雖出自魯公亦本家學芝草醴泉信有本原也

宋蘇軾廬山寶書真跡

東坡書此經在哲宗元祐三年按史公以元祐
元年由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四
年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則元祐三年公正
在京為翰林學士侍從之餘優游翰墨故得盡
意為此書平生未嘗有也於時輒以中書舍人
進戶部侍郎庭堅以集賢校理擢起居舍人公
麟亦為中書門下後省刑定官御史校法皆在

京師故交相倡和遂極一時之勝如此此卷明
萬歷間藏梁谿安氏董思白刻戲鴻帖借摸前
數行及後四跋後遂不知所歸雍正庚戌梁谿
林鶴聲復獲自吳中則卷前自肝神已上已失
去六百三十一字并龍眠所畫經相亦都失去
余以意追擬補書闕失臨成完本卷後龍眠子
由兩跋董氏戲鴻所未刻者亦一字不遺至寶
難遇稍一失手便恐此後不可復見故窮數日

之力用存大槩使千古墨寶不至盡行失墜是
固末學後生之事也

宗蘇軾書心經楷跡

心經一卷乃米元章所譯坡公貶黃州時書比
今行本不類文義亦不及今本繁簡之間高下
斯別矣余見唐譯金剛經二種皆不及鳩摩羅
什本高下亦正由此時公以元豐二年為小人
中傷至摺拾其詩句以為誹謗幾擠之死賴曹

唐升是品卷八
太后一言解之乃得貶黃州團練當是時公蓋多難畏事甚矣此書心經蓋即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之意也歟坡書豐腴此獨瘦勁未為大得筆而雄古之意故在自是真墨後跋李之儀乃坡友李端叔也詞語隱約竄得坡公之意

宋蘇軾黃州謝上表

右東坡黃州謝上表稿書秀潤天成深得魯公門法張天隨與魯公爭坐書稿合裝成冊有以

也天隨多蓄古帖而酷喜拙書既為題後已念此藁之不多見特臨一本藏之

宋蘇軾跋吳道子畫

此東坡跋吳道子天龍八部圖真跡也道子此卷七八年前曾於京師見之屬吾友沈凡民摸得一部使盡氣力不能及其萬一信此卷為希世之寶神絕之品也卷後宋元題跋凡百餘蘇黃諸巨公皆有之東坡此跋居首東坡書出魯

公此獨規模褚中令乍展卷竟不似東坡書玩
味久之妙乃愈出直是以中令筆妙連晉人風
格此亦東坡平生第一妙蹟與道子卷信稱兩
絕者也

宋蘇轍書

穎濱書大似乃兄而特加秀潤惜世所流傳者
尠耳然觀此兩帖流風遺韻亦概可想見矣

宋黃庭堅夷齊廟碑

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開徽廟瘦金之先
世人見此書未有信其為山谷者古人伎倆不
可意度類如此

宋米芾西園雅集記

米老特自靳固其小楷惟題跋古名蹟間用一
兩字此西園雅集記乃其平生意到之作前有
蘭亭後有西園兩會皆天運所開千古無匹者
也顧蘭亭有定武西園獨少佳刻董宗伯戲鴻

帖中僅存形似全乏神采家儼齋大農續刻一本亦不過上下床之間余以康熙庚寅春得此本於淮陰市刻既精良榻復古雅此西園之定武本也西園為米老第一作此本為西園第一刻方之董王兩本直在百尺樓頭矣故特著之以為諸本之冠

西園墨蹟向藏武進唐雲客家以棗木板刻之刻成後甫拓二十七紙遂并墨蹟為泰興季氏

購去携入京師有力者豪奪之竟失所在余從老友唐若營覓得此紙乃二十七紙之一緣是木本尚不免刀斧痕跡然已遠過戲鴻十倍矣念不可多得爰付孫龍裝池以麗古拓之後得雲客本不數日若營唐丈欣然來云覓得當年雙句正本且曰何不以勒諸石故當遠勝吾家所刻余念西園既尠佳本遂屬朱典六精撫特自隸刻歸諸吾友許大學并晉此紙乃余所

唐子思子卷之二
手搨者以宣德黃牋小華山人通天香墨檀蠟六十餘次乃就古香滿紙南渡後無此佳搨也余既以唐氏雙句本重勒諸石刻成後特自喜以為世更無第二本莊太學配昌云吾家舊有一石得自鄒道鄉先正祠中與此正同急取視之刻端石上風力果毛髮不減康熙六十年配昌以貧故携來京師售諸樂醫氏今南中惟許氏本巍然魯靈光矣

余得西園佳搨凡臨一百六十九本無一存者獨唐文若營所臨經二十年猶存行篋唐丈忠孝之性出自天然作人有邊幅無片字苟且此書古澹寬柔可想見其為人去歲已老去不復更得遂裝於後以示不朽

余少時愛臨米老西園雅集每臨一卷必記數目二十年来大小凡一百七十四本康熙五十年秋忽患赤眼連綿七八年曾無間斷以為

唐子思子於康熙
五十年秋

從此以後此生殆不復能書雍正四年四月請

假還里杜門息關塵事都廢於是兩眸復明不

用眼鏡竟能作如許小字試以眼鏡書之轉覺

目光不定今日興到臨此一本迴視昔年所臨

曾無少異然眼疾雖瘳而老狀日至疾病纏綿

有加無已正恐此以後并大字亦不復能書頃

視此本不得不倍加愛惜矣

此余二十年前書於淮陰曲江樓於時得褚河

丙午年五月九

南雁塔聖教舊本盡日臨寫不輟於手乃恍然

有契知米書之出自褚遂以褚法書此本書成

為吾友沈凡民持去雍正五年秋凡民以余年

老目昏此生不復能書仍以見還再見之餘欣

同隔世以宣德鏡光牋臨十七帖一卷酬之凡

民遂名其卷為換書帖屬余題識以鳴一時交

契之勝凡民苦愛拙書雖斷簡殘墨亦收之不

忍棄此紙尤所心賞乃肯割以還余交契如凡

民今之古人也

宋米芾額魯公碑陰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公嘗判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袁思芹為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邵陽褚千峰云碑在今山東額廟魯公為顏氏巨擘額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

在費如額多公廟

當時湖州亦有一石而不知毀自何年耳

魯公之死希烈盧杞實主此議論者皆深罪杞此衆人愛魯公之意則可若論大義即非盧杞自必遣魯公當時廷臣公忠無若公者杞對德宗之言雖是小人害正然執議侃侃自是正論無論得反與不反其不辱命一也衆人但知愛公而不知公意正不如此故聞命即行既飲且躍上梁跳擲非輕也素位之理安其所當行便

無入不得公於此時行乎患難而意實安之故
遇險如夷而處之若素耳吾嘗論境無險易惟
義所在義之所安雖險亦易無死生一也欲擇
意所適雖易亦險亦無死生一也然則險易之
間當何如曰視乎所擇

焯按此跋共有四條二條已見竹雲本

宋米芾蜀素卷真跡見竹雲本

宋米芾臨蘭亭見竹雲本

宋御府蘭亭藏本

宋理宗御府所藏契帖百十七種其丙集之七
云古雲斷石即此本也元初在松江陸氏不知
何時散落人間此雖嘗鼎之一鬻然領其至味
實已足矣恭壽老史從錢生鶴山借觀踰三月
乃還去

宋米芾露筋碑

露筋廟在高郵湖壩余嘗舟過其下瞻拜祠宇

自稱王生亮有
私泚弟子之志

欲求米老露筋之碑邈不可得甚以為悵久欲
更書一通屬老友喬外夫補刻祠中而未果丁
未五月五日苦雨不休聊復臨此遣悶筆之所
如與興意會不覺神似豈米老有知欲王生於
數百載後補其闕略耶他日重過高郵定當勒
諸石以果此緣也

宋米芾拜中岳命詩

此老米玩世不恭之作如簡子之伶人用志良

苦始云龍蛇與衆俱既云重緘議法口意可見
矣或以此譏其識趣凡猥恐非能知米老者

宋米芾燕然山銘

余少時愛學米老燕然山銘再四臨摸搥不能
似輒裂碎燒之雍正二年春聞 王師大破
青海喜而欲狂乘興臨之乃遂大似

宋米芾雜帖

右米海嶽臨張伯英及右軍父子墨蹟老友蔣

山潭悅秦中精模以來海嶽書法縱逸獨臨古
人乃極謹細如此能事信未可易測也臨古帖
新埭帖墨跡明季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
中目為大令書非也此米老臨大令耳觀古人
者當具隻眼臨大令新埭帖

此亦米老書虎兒遂目以為晉臣溫交欺耳董
宗伯竟仍之荒率可笑今改正臨桓溫燥旱帖
右天臨殿記以下三種皆米老墨蹟長白卞令

之少司寇所藏司寇甚珍重之司寇功妙蹟淪
落遂屬葉芳杜問售及悅芳杜索觀則已被豪
家買去張邑不已此紙乃授卞氏刻本所臨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故當倍為愛護也天臨殿
黃玉帖墨蹟有明神熹間為吾宗損庵先生所
藏刻鬱岡帖中末行四字乃損庵書謂此帖非
米老守潤時筆也刻本皆目為米老書誤矣黃
玉帖

米老珊瑚帖真蹟於商邱宋氏見之中畫珊瑚
一枝有座座下書玉座二小字奇跡也珊瑚帖
米老論草書以為不入晉人格轍從成下品及
其所自運終不得右軍鼻息只緣結習太巧在
草書

宗高宗臨蘭亭見竹雲本

宗米友仁書

五帖皆虎兒書偽為米老者曹之格不能識別

竟雜入米老帖中此寶晉齋所以為宋刻最下
也第十卷尤惡劣

宗岳飛書

少保身繫宋國安危乃心王事一刻不忘如此
千載已下見其遺翰尚欲齋咨涕泗况當日乎
聞有精糧帖小楷精妙大類魯公惜不得見之

宗蔡卞書

文正書法齊名乃兄而韻度為勝米重臺極推

唐升是跋卷八
仰之此春初帖尤淵雅可愛余此本亦從墨蹟
上臨取也

宋張即之書

樗寮書金經墨蹟余凡見兩本一為母書一為
妻書此則為其父書者乃新安許文穆公家物
也樗寮書出河南參用可大而能自出新意不
受兩公規繩故卓然克自立家足為黃米諸公
後勁

余絕愛樗寮書筆力秀挺能於黃米諸公外別
建旗鼓金人最愛重其書嘗為寫大金國牒宋
人恠之曰金必大火已而果然其神通如此

宋張南軒荔枝帖墨蹟

宋史本傳孝宗淳熙初以忤知靜江府經略安
撫廣南西路此帖蓋即是時書時先生所統二
十五郡荒殘多盜宜無復閑心細響作此韻事
而斷斷於致荔子之難且多如此蓋緣先生撫

取有方蠻酋畏威懷德無不帖服故處之若無
得以餘閒與客飽餐荔子也廣南西路即今廣
西靜江乃先生駐所增城隸廣東去靜江二千
許里周循守屬林增城以八百顆遠致先生無
一損者故喜而作答如此弘遠張太史斤斤致
疑猶是考之未確也此帖書法淵潤帛墨精古
且圖記綵綵流傳有緒的為真跡無疑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見竹雲本

宋賈秋壑玉枕蘭亭

太平清話載賈秋壑得定武蘭亭使廖瑩中以
燈影縮成小字令工王用和以靈璧石刻之經
年乃就酬以武爵今石高五寸濶九寸厚三分
色青黑遠望如墨叩之琅琅有聲傍微缺內會
羣石帶流五字刻損蓋是當時用定武五字損
本上石者背有右軍像明末在陳盤生家康熙
壬子秋為閩中蕭長源給諫所得時耿逆方鎮

閩欲取之蕭新固不與浚耿反蕭遂遇害其子
靜君金壇虞氏智也携此石来逃性命守之今
尚在也余以宣德箋窮日之力精搨一本以為
枕秘而書其源流得失之詳以示来者使知古
物之可貴而匹夫懷璧亦不可不深以為戒也
賈秋壑為宋奸臣偏愛風雅所刻有于闐碧玉
十三行及玉枕蘭亭二種十三行向為浙中翁
蘿軒學使所藏今聞已入內府獨蘭亭尚

在人間余從山陰楊可師處索得一本後又得
一舊榻皆極剝蝕而蘭亭至今如新除鐫損五
字外略無玷缺玉不如石正猶小人之勝君子
豈以此二石為賈似道物固宜爾乎然則小人
之流澤信烈矣哉

以右軍大令之豪翰乃為奸人所賞汙蟻已甚
故于丈象明有詩云玉板蘭亭自一奇荔枝曾
辱玉環知木棉若向癡人說打碎花前理亦宜

蓋惜之也然以廖瑩中燈火餘光尚能數百年
作權奸氣色人之精神亦何所不之乎

元趙子昂篆書酒德頌真蹟

篆法自斯喜之後歷數百年而振於唐至李少
溫不獨冠絕唐代自宋以來又數百年莫有繼
者中間雖郭忠恕僧夢英亦能少趨然各帶習
氣無古人神駿之意獨趙吳興復振起於宋末
喪亂之餘淵雅駿峭比其行楷尤為殊絕直可

上追斯喜下比少溫而真跡流傳絕少以余所
見惟杭州福神觀碑松江寶雲寺碑宜興無上
帝師碑三篆頌及李龍眠免胄見虜後一跋而
已此酒德頌見自錫山後雖無子昂款然知的
是子昂筆非忠恕夢英輩所能到昔人稱李少
溫以蟲蝕鳥跡象其形風行兩集象其勢太阿
龍泉象其利嵩高華嶽象其峻此亦足以當之
自媿筆戰腕弱莫能及其萬一強顏學步殊為

悚仄耳

元趙孟頫大道歌篆書

雍正壬子見趙吳興篆書三種一酒德頌二太白登東嶽詩三大道歌前兩跡都無款獨此乃下款耳而此尤神駿可喜直欲打破二李舊格為篆學另開門戶信是奇絕之作三種余皆臨之此尤當意篆學自李丞相後一振於少温再振於子昂自子昂後又四百年矣轉眼來學無

能繼者余老矣觀此絕跡能不汗顏

元趙孟頫書小楷洪範真蹟

子昂以有宋宗臣失身事元可謂悖矣而書洪範意蓋以箕子自况也夫箕子身抱絕學失武王不陳即將墜於地而不可復續然且佯狂受辱待武王虛已下訪而後陳說不然寧抱道以死爾此則箕子之本志也故有聖人之抱負則可如孔子之欲往公山欲往佛肸與箕子之陳

洪範皆抱旋乾轉坤作略往即化矣而子路猶
且非之故不能有箕孔之道當守子路不悅之
志子路之不悅正也箕子之陳說孔子之欲往
權也子昂無箕孔之抱負而蒙面易心託言權
變竟欲以箕子自比是失身之中又增一文過
之罪矣後世以其楷法之佳而不忍斥去節取
何所不可李斯之篆法至今重之得謂以此而
宥其亡秦之罪乎子昂書法自佳身自失節當

分別觀之不可牽此蓋彼也

元趙孟頫井上蘭亭

書至蘇米四家晉唐遺法扶破盡矣趙王孫子
昂始為振其墜緒而於蘭亭得之尤深每臨一
卷不惟妙處維肖并其行款亦復纖毫不失獨
此卷全用我法風格清迥不欲復存右軍一筆
宜其獨竄他書也雍正六年夏四月周太學大
階從井上得之昔東陽潁上皆得自井中此復

虞舟題品卷八
異時同轍信奇邁也

元人墨蹟

此條大有關係
書法由唐入宋魏晉風流漸就漸薄至趙子昂始力振之自子昂興而世間作字人無有無趙法者矣卷中鮮于伯機饒介之非不欲各自立家而子昂手意宛然具在周景遠為子昂知舊尤為全體呈露唯虞伯生天真爛然無復摹擬之跡然其氣息亦時時有之蓋非直有元一代

皆被子昂牢籠明時中葉以上猶未能擺脫父氏父子仍不免在其彀中也至董思白始盡翻窠臼自闢新規然百餘年來又被董氏牢籠矣
元僧元浩金書法華經

雍正五年吾友汪子青渠以重貲購得元僧元浩金書妙法蓮華經一部凡七卷每卷前各有朱瑤泥金經相珎比球圖按元浩受知於普應國師中峰本公工書法曾及趙文敏之門與福

先生蓋自以為不
及董氏牢籠
矣

源石室江左雪廬相倡和朱瑤學畫於孤雲處
士而妙過其師嘗作紫霞龍宮翠蓮神關二圖
十年乃就元末兵亂瑤抱二圖登樓賊望見樓
中虹氣貫月大怖而去楊鐵崖名其樓曰虹月
樓今此經既蕪兩人之絕且帑芳金厚開卷目
驚青渠幸好藏之他日舊雨書堂望氣者見虹
光燭天知必是經之所在也

元高房山雲山圖

往見高彥敬畫絹素後敷金作襯故雲山出絹
素外奕奕有神采古人用力精深雖細不苟乃
如此今人率爾點筆豈有到處此雲山巨軸緣
用帑素故無事敷金而山光樹色騰突生態其
敷金在筆墨中故也元王侍御士點載彥敬尚
書時奏記語云子不得證父婦不得證夫奴不
得評主以此作敷金直厚十重在

焯按向嘗見吾友沈荻舟論畫謂周瑒作墨

龍以金屑塗縮背令正面金光璨爛此直眩
耀俗目之為不足尚也夫墨龍且不可况於
山水乎高房山作雲山特仿米氏法耳從無
敷金縮後之論蓋虛舟賞鑒於畫獨淺故得
為邪說所動閱者勿認為實有是事也

明文徵明隸書千文

文待詔隸書金壽門謂其源出自蔡邕而效法
顧戒奢願戒奢書寡陋者未之或見中郎鴻都

乃有九許之
多乎然未唯
也乎今合者後
而以列者未

石經常見數百字未見有一毫似處余謂待詔
此書專師鍾繇勸進受禪二表而兼取歐陽詢
房彥謙碑蓋自曹氏篡漢後書法便截然分今
古無復漢人高古肅穆之風猶羲之書蘭亭破
壞秦漢渾古風格為後世妍媚者開前路此昌
黎譏右軍謂羲之俗書騁姿媚也要之風會自
然作者所不能自主者此書筆力斬絕深得
元常遺意米元章稱歐陽率更為真到內史此

書真不媿此語待詔為隸全法唐人此更軼而上之直到鍾太尉地少壽門稱為待詔第一隸書不虛也

明祝允明蘭亭并文徵明圖

平生見祝京兆書凡數十百卷自必有真者偽莫有同者蓋書到熟來無心於變自然觸手盡變者也吾嘗論有明一代書法祝京兆變化不拘董宗伯天才超軼二公於三百年来之可籠罩然京兆雖能

先生蓋見其狂
州報竹為真祝
書耳

望可安於

盡變而骨韻未清宗伯骨韻雖清而又未能盡變論才三代以下要當各取所長正不必過為求備之論也余藏京兆書凡三卷一竹隱記二臨老米天馬賦各能別製規格不自蹈襲此卷乃余雍正五年冬所得自昭明文選樓下者風神朗暢比於前二卷格韻又別意其為此書時胸中不欲復存右軍一筆故能脫盡骨肉自見清淨法身真為右軍五嗣視世之規規摹仿但

唐升是易卷八
巖形類者相去何啻千里

為蘭亭圖者不難於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獨能
傳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意乃佳待詔此圖
用意閑遠能使繁者簡實者虛恍如親見當年
遊目騁懷嘯咏自得一段和明悅暢意象待詔
自謂此圖原本文敏竊謂文敏蒙面事元胸次
娟姍本領全繆豈如待詔喬柯千仞挺特不撓
為得右軍真風格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於戲

信矣

明祝允明小行楷

祝京兆為李范菴女夫徐天全外孫二公書學
皆一時魁傑京兆承藉既異工力復深故其為
書涵泓瀟瀟無所不有吾嘗論其書自趙吳興
以來二百餘年至此乃始一變雖以文待詔之
秀勁猶循吳興故轍未如祝京兆獨挺流俗較
然自名一家也然京兆雖能自拔而風骨未清

無此事也
凡狂州皆仿
為記者者耳

往往多帶俗韻故其狂草多見賞於俗子而不免沿門獨黑之目此冊即書其舅氏題跋故用筆矜慎無復平時豪縱宿習寄語歸安令此新建袁氏所藏京兆第一幸好收之勿被蕭郎賺取也

明祝允明家訓楷書

自李龍眠偽為鍾太傅薦季直表開後人嗇縮簡便陋習不知者目為古雅實則無復太傅出

深之趣此賀捷表所以為太傅第一絕跡非右軍所能攀仰也枝山書學骨韻未清但以此意變化嚴古人偽跡遠目為太傅實則未窺真贗也且其文字在當時以為古雅在古人實是惡道唯第六條純白無俗氣語亦頗有警發為可誦耳

明董其昌臨黃庭內景經

楊羲和黃素黃庭真蹟前明神廟間藏吳郡韓

敬堂宗伯家當董思翁及家損庵為庶常時敬堂主教習館課之餘屢出相示損庵從其借摹入石勒之鬱岡齋中今第二卷是也此冊為思翁所臨蓋其庶常時筆沉雄俊腴雖不逮其後來而風神韶令的是思翁本色然非具隻眼人鮮有知者也後失去五頁為敬堂之子逢禧補完昔趙吳興臨黃庭內景後亦失去一百九十四字為俞紫芝所補與此正相類亦異數也余

以甲午上巳獲黃素真蹟於燕市容巢葉君亦於是日得思翁臨本既幸神跡之各有所歸而又歎兩羨之不可復合豈有數存乎其間耶

虛舟題跋卷九 原第十二

王翁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秀州楊 建立三 校訂

萬松山房蘭亭

自昭陵得辨才蘭亭命起居郎褚遂良等撫賜諸王大臣於是世間傳本遂衆然筆法雖異而幅不殊至宋賈秋壑始以定武五字損本縮成小字今所傳玉枕蘭亭是也余以癸巳冬得

李宓所摹小石於燕市用褚本縮成徑寸刻於
青田石四面字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
勢以較原本不失毫髮此又玉枕後一奇玩也
李宓為神廟時人書學精能如此而名不顯於
時爵里亦無從考見深可惋惜然幸留此石使
天下後世尚知有李宓姓名亦不可謂之不幸
矣余得此石絕珍愛之念不忍終沒乃精搨數
十本流布人間李宓有知當引王生為知己或

遇有知李宓者使僕得考其生平作為小傳與
此石俱不朽是亦千古一快事也

蔣拙存為吳曦洲臨古帖

假還二泉與汪子青渠交於今兩年每見必為
余道曦洲之為人余固以藏之胸中矣去年冬
老友蔣拙存以所臨古帖十餘種示余云為曦
洲臨者跋語稱道曦洲津津不去口拙存性孤
峻苟非其所心折一字不肯書與人一言不肯

唐子夏與卷九
輕假人今為曦洲書乃惟恐不多多而惟恐不
工且贊許之勤如此吾於是益以信曦洲之為
人余雖未見曦洲而兩君之語固足憑信余以
信兩君者信曦洲則余之識曦洲也淺矣識面
直應跡耳未識面先識心則余與曦洲相知蓋
久雖不識面也可

書賓陽子叙後

賓陽子余同年友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其東

方晏倩之儔歟拙存以活我之仁比之留侯武
侯辨矣論亦少過哉其亦生死不忘者也世教
衰微朋友道息食人大德過即失之如拙存者
可以振衰刷靡矣本之既足詞翰兼美風流照
映垂於無窮於戲其不使我心悸矣哉

書蔣拙存心經後

雍正五年夏五月朔余與同里蔣拙存衡華州
王十千有年其弟寅生履始武林汪青渠潭同

唐升是品卷九
遊惠山酌泉煮茶已小憩聽松庵見壁間所張
書畫俗惡不可耐盡為裂碎拉扱推燒之以唐
六如幽人燕坐圖付山僧石泉松泉俾與王孟
端竹罍卷世守勿替拙存語余君為補畫吾當
為補書遂大書心經一卷付之書雖臨歐時露
顏法拙存書實兼晉唐諸家之長改未可以一
方定也青渠畫筆妙一世他日自當別作一幀
與拙存心經並峙信大快也

秦南沙太史臨曹全碑

曹全碑不衫不履如不用意而工益奇故郭允
伯有錯綜變化非後人可及之語在漢隸中別
為一體堪笑世之為隸者以鄭谷口專力此書
吠聲耳食遂謂漢法聚於此碑可為太息也臨
古人書須挾入一步窺見其所以然而不襲其
貌方有悟入處先生此碑全以清挺生辣求之
自非解人莫窺此秘

秦樹澧臨曹全碑

人須是體中有書方能得之天工弗由人造董
文敏書獨出有明三百年以其天事勝也非謂
人力可省正以天然高處未可以人力爭耳吾
與樹澧秦子交於今三年從未見其舉筆為隸
一旦臨此遂能造微良由其得之天者優故能
不學而至也驂騑雖不欲走自非駑駘所及正
愧吾輩徒勞脚板耳

積書巖臨古帖自題

僕自十歲學時拈筆便喜摸古每得古人一帖
精心摸之必求甚似乃已嘗效唐人雙白蘭亭
對日視之無筆痕墨跡至今尚有數十本在人
間也中年衣食於奔走不得時時繼學然中心
藏之無刻廢雖自入京華淹留一十四載以紙
素索書者踵接於門多以古帖酬之性好汲古
頗負鑒別聲凡以名蹟佳搨來者必以示余力

不能蓄輒勾摸之多蓄古帛歸裝無別儲惟古
榻三十餘種舊帛數百番而已歸來杜門掩關
塵事都盡日取所蓄帛臨摸古人有不自得即
便廢去兩年以來所臨凡幾千紙上自周秦迄
於唐宋篆隸草章行楷無不畢具臨已即付從
事孫龍裝之題曰積書巖臨古帖以示兒子稍
孫永為楷則余貧薄無田宅可遺兒子以此界
之他日長成能學父書守之勿失即不能猶可

作活計擇於斯二者一聽兒子老夫復何有區
曩在京師老友蔣拙存從關中遺余書云自入
秦來得見晉唐名蹟數十百種詞氣激揚著甚
自得者余復之曰承老友以見多傲我吾入京
十四年所見計十倍老友但不知何時得相從
二泉九峰間酌泉作書與老友鬪勝否果得爾
故是人生第一樂事比余還二泉而拙存已先
我十日至拙存鼓掌狂喜出秦中所摸三百六

十種示余余為篆題其顛曰拙存老人臨古帖
且為之贊有此事英雄使君與孤之語蓋心折
拙存公引以自負也他日余謂拙存吾子所摸
信富僕所未見僅十之一二耳曩以吏事荒忽
不得親筆硯今歸老投閑此復何有兩年以來
所臨果千餘種拙存每見每狂叫也吾兩人相
期鬪勝在甲辰之冬其先拙存病余寓齋病且
死死而復甦既瘳自燕至秦自秦至錫山而余

必果如期至兩年中吾兩人每臨一書已必相
從質詆酌泉賞竒殆無虛日五年前語今果踐
之天之所假豈虛也哉

十種千文見竹雲本

續書千文兩種

余為汪竹廬書千文十種成已五年矣竹廬精
篆上石亦漸次就緒今年春抄竹廬過余九龍
山齋復有未盡之請屬余續書兩種一倣褚河

奇

二竟真有此等
西謂唐本千文
予嘗得其出鈔
本究其法與化
度多奇如况
五舟又未見化
真本夫子之云
不直乎

南一倣顏魯公余復欣然書之使并勒諸石以
成千文奇觀余比得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
精妙出化度寺碑上計率更作此書時已八十
餘矣猶能細意熨帖作此小字余今纔六十有
五老眼眇昏欲臨不見乃僅作方寸大楷以應
知己之求為之悚惕

倣褚河南

董廣川稱褚公疏瘦勁練不減銅筋角等書是矣

而猶有所未盡余謂褚公書實自漢韓勅孔子
廟碑來觀其用筆寓勁健於清微藏變化於妥
帖正與褚公聖教序等碑如出一手今以韓勅
書法摸褚突過一重乃適得合竹廬善鑒其謂
我何如也

倣顏魯公

自宋以來倣顏書者多以雄厚勁健求之此但
得顏之貌耳東坡元章皆謂顏出自褚以褚法

求魯公乃神得解魯公書宗廣平及郭太保廟
碑於褚法流露為甚二碑皆魯公極烜赫有名
之書余此書取郭太保三分宗廣平碑七分令
其寬平駘宕無魯公平時方勁拙滯宿習亦不
令其圓熟落佐史氣格以此做魯公或亦微有
契處耳

臨聖教序

余嘗說臨古不可有我又不可無我兩者合之

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不能無我則離合任意消
息回心未能虛而委蛇以赴古人之節鈔帖耳
非臨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頭畫角了乏神
采此又墨工槩人伎倆於我何有故臨帖不可
不似又不可徒似始於形似究於神似斯無所
不似矣余臨此帖意在取右軍神明變化處渾
噩淵劫處精純秀茂處盡呈之筆間不欲規規
貌其形似乃兼取力命宣示樂毅黃庭曹娥洛

唐子夏卷九
神等書筆意為此書書完涵萬江明府一見愛
之且云將為我勒諸石遂以移贈

摹本蘭亭

唐人雙勾之法世久失傳余覃思久之妙得其
旨每摸蘭亭不惟筆法毫毛不失對日視之并
廓填之跡俱化至今尚有數十本在人間輒自
謂不讓唐人也此本乃余十年前所摸於時年
五十有二雖年力向衰而目精未減故猶得精

能如此今余六十有三目昏手戰計此生不復
有此勝事反復展卷歎息未已

庚戌八月廿日余過華野吾友凡民出以眎我
一見眼明竟如隔世凡民屬更作語其後余遂
欣然攜取以歸屬九龍山僧愚溪為我刻石以
存勝觀

自書千文

余為維揚汪竹廬書十體千文其第六種即臨

率更書也以醴泉銘筆法追之自謂有契今為
繡谷老友臨此本亦以此意為之風力頗不減
也頃同年徐激齋太史過余九龍山齋云繡谷
近得一硯製造樸古銘有恭壽二字恭壽余夢
中字也今復見於此硯豈神者始終欲以恭則
壽之語為余陶鑄耶會須從繡谷索取此硯以
當潤筆

書謙家人兩卦篆書後

篆籀之書自古為難筆不堅不瘦不圓不動不
瘦不動不能變化余作篆書必心氣凝定目不
旁睨耳不外聽雖疾雷破柱猛虎驚奔不能知
也用是乃得窺見斯喜妙處當其連思落筆指
腕珊珊作響到得意處自謂子昂以後直至小
生有明三百年不足多也吾前為劍光老友作
此書天寒手凍精力駑緩此書乃更邁勁恐應
奪子昂之席吾書居天下之廣居見者謂可已

瘡此當更出其上竹廬珍之

篆書謙卦家人卦見竹雲本

惠山第二泉跋

趙文敏舊有此額毀廢久矣余為重書付聽松庵僧石泉松泉收掌他日遇有力者刻置泉上此書即與王孟端竹鑪圖永鎮山門可也

虛舟玉屑

余為書不執一方意之所到篆隸草章行楷都

未腕下有不當意輒自棄去自歸田來六載於茲所書不可數計所棄亦不可數計或委之地或擲諸簾蓋雖其存者且不敢自意有合棄者可知侍書童子耳食虛名每見有棄即加收拾積六年所收凡得數十百帙分別部居都為三冊求跋其後棄擲已久不復省視瞥然到眼轉覺殘斷之餘頗有事外風味爰自篆題其顛曰虛舟玉屑魏晉古帖到今都不可讀今未數年

便已如此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賞
會有時弗可意料或棄或取聽之焉可

書表生上簡臨禮器碑後

隸法以漢為極漢隸以孔廟為極孔廟以韓勅
為極此碑極變化極超妙又極自然此隸中之
聖也余臨此碑凡經五年七易藁乃始及其萬
一表生上簡僅三月之力乃能惟妙惟肖固由
人工其天事洵不可及已乾隆戊午端午節上

簡以臨本示我喜極而書其後

隸法近人多愛曹全碑其實曹全有此之自然
而變化不及求其千變萬化不可思議者自有
隸書以來皆未有及此者也上簡於此碑變化
處皆已得之獨於清和自然處尚未屆耳此事
不須欲速精進不已俟以三年豈弗及已近來
作字多謬誤獨書此二跋竟少亦一奇也又記
稻孫臨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褚公雁塔聖教序婉媚道逸如鐵綫結成故董
廣川有瘦硬通神之目而王弼州以為輕弱不
足言蓋未究其所從來也余嘗學韓勅孔子廟
碑知河南書實原於此蓋漢隸之妙無過韓勅
此碑平就規矩無少縱逸而清微超脫妙處直
到秋毫顛河南推本韓法而為此碑雖變隸為
楷而一點一拂無不稟程當是時河南年五十
八矣少時專師虞永興老來融釋脫落直入漢

室故踈瘦勁練一縷銳入七札為穿頷視顏司
徒直是異流同源一絲不隔者也稻兒于其樸
老之韻尚未能到然銳意追擬蓋象欲筆不落
帛矣

稻孫臨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稻兒愛臨褚公聖教序既臨雁塔本追褚之瘦
又臨同州本追褚之腴所謂兩美必合者也嘗
疑兩聖教本是一書何以一瘦一肥異同若此

余見孟法師碑唐絹本神趣高華與同州聖教
序符合始知同州本蓋追摸孟法師碑當時褚
公以諫立武后貶死天下好事者甚重其書而
褚書多瘦本惟孟法師碑為褚公特異故以雁
塔瘦勁筆法兼取孟師精腴神理合二妙而歸
一於褚公公外又增一妙所以推重河南書者
於此為至或以碑字微有異同當出兩手竊謂
果出兩手必不能竟體一同碑除數字異同外

其結構筆法已不印合當由妙手鉤摸以孟法
師碑為粉本而意見或偶有不同耳故碑後龍
朔三年款猶摹褚書同州倅廳款遂不復摸褚
以見非不能為褚正欲明示人以重摹本耳古
人質實不欺蓋如此

稻孫模唐初四家禊序

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
馮承素韓道政趙模湯普澈諸葛正等撫賜諸

王大臣一時能書之家如歐虞褚薛諸臣手爭相摸搨太宗獨以率更所摸與右軍為近遂命勒石禁中石晉不綱契丹耶律氏輿歸棄置定武此蘭亭之所以名定武也慶歷中李學究者始得此石以墨本示韓忠獻韓索此石李遂埋之地中李死其子始售於人後李氏子負官緡宋景文公守定武以金代輸而取石藏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定武求者沓至乃刊別本以

應而定武有二刻矣其子紹懿又摸一石潛易原刻遂於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各鏡損一二筆為識而定武有三刻矣大觀中詔於薛氏取此石其子嗣昌遂疊帑三四重搨之近石者為肥本二三重後則帑漸厚而字瘦于是始有肥瘦之分實一石也虞永興法同定武而韻度虛和薛少保筆近河南而特加瘦勁三公所摹皆止一本唯河南以超妙之才變化之筆不必規

規依本獨取右軍之神故臨本獨多然摸書必以依本為正褚雖超妙終遜定武一籌稻孫自幼好臨褚其於定武再四不似老夫于是躬自隸書一有不合即便易去蓋凡三四易乃得完正遂為篆題其首而各繫以跋以示獎勵之意雍正十有二年夏四月廿有一日總跋
稻孫於定武亦既三折肱矣始以歐法臨定武未愜也繼以褚法臨定武亦未愜也卒乃脫去

歐褚以右軍法臨定武意則合矣而筆痕墨跡畢竟未化蓋猶未忘臨蘭亭見也吾與之朝夕以嬉使其胸中眼中不復存蘭亭一字然後令其縱筆疾書如兔起鶻落以故不肥不瘦非歐非褚宛然一卷定武蘭亭在其手此非經幾許推排幾番腕接安得有是禪家所謂不求法脫不為法縛非真入三昧人不能辦歐陽率更定武本
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命廷臣模勒歐褚兩家

唐弁題跋卷九
摸本世多有之虞永興未見著錄唯張彥遠法
書要錄僅一及之前明周世子東書堂所刻襖
叙六種以虞世南置第一他本未之見也觀其
筆意絕似定武而韻度虛和所謂端莊雜流利
剛健含婀娜者信非永興不能也是時摸勒之
詔方開河南之法未盛以故歐褚諸公猶墨守
右軍規則而各自露其本來變化自出耳吾屬
稍孫損歐之凝重而出以清和去褚之飛動而

易以淵靜不疾不徐有韻有度乃適得其正
興摸本

米老得褚摸襖帖真蹟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
一行分作兩行手裱成冊有明天順間吳中陳
祭酒緝熙得此本宋元以來題跋最富遂勾摸
數本分散諸跋以售利於人河南墨跡特自珍
秘更擇名跋為一本藏之今此本是也後歸董
思白以五百千典於海寧陳氏而掣取七八九

三行自盛字起盛字止凡三十五字示必收取
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刻本遂闕此三十五
字康熙間東藩劉孟倬借此冊重刻一石別取
他褚本補之之刻法娟秀為近刻禊帖善本曩
在史館屢從陳氏借觀亦復摸勒一本今老病
侵尋目力昏眊欲復臨摸而腕弱筆荒不能竟
卷兕子稻孫粗解筆法頃臨余積書巖帖六十
冊篆隸草章行楷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今日屬

其精摸褚公禊帖圓潤攄適神趣高華大得河
南手意更屬其精摸定武本再四易藁乃成僕
與之約腴潤安詳間以翔舞此臨禊帖不易之
法唯定武當加以肅括耳以此臨寫果然應手
而就昔年獲大令九鼎印精古殊絕意特愛之
不以與人今稻兕作書能如此即此印為有屬
乃作句付之獻之九鼎古今希珍秘不教示俗
兕稻孫筆力能追古字以官奴總獻之

諸河南摹本

唐初書法唯歐虞褚薛為盛四家各有禊帖摸本歐褚尚矣虞僅見周世子東書堂本薛僅見晉江曾紳所收李重光本三年前曾見一本於華生半江手兩本用筆微雋絕似河南聖教序蓋薛書淵源於褚故清疏朗徹中含有沈雄之氣與其所書杏冥君之碑正相類稍見於薛法未嘗一二為之獨於河南聖教序臨之純熟今以褚公筆法臨薛書遂覺放手有破壁之勢

保摹本

自古臨禊帖者但知一序耳不知有詩按右軍自有詩二首先四言次五言至唐陸柬之書則有五言詩五首而無四言褚遂良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今世所傳者序耳詩五首必是右軍自作蓋當宴集時既製斯序不暇更細意作詩故詩止二首宴集既畢可以優游筆硯故復補詩四首而刪去

四言以前五言置第二又於其端增三春啓羣
品寄暢在所因二句則詩五首的為右軍所作
無疑也東之為虞永興甥去晉不遠此詩必右
軍補作而陸臨之故全與蘭亭相肖或當時并
詩序臨之而後來脫失耳向見宋丞相游似蘭
亭百種後有是詩與世俗流傳本不同故屬并
臨序後為古今蘭亭增一全玩陸司議摹右軍

評宋四家書

蔡君謨

唐以前書風骨內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
書法醇醜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
忠惠公斂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當為有宋
第一然比之唐人亦已少鬆矣下此諸公各帶
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元章

米老天才縱逸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

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時氣豫然出入晉唐脫去滓穢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

黃山谷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元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挺矣故當在東坡上

蘇東坡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

望下狂議

趣在宋賢中故當小劣耳

先生先生不淺

虛舟題跋卷十原第十三

王翳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秀州楊

建立三

校訂

五代僧貫休散髮維摩

十年前於都下見貫休羅漢十六尊如張顛狂
草每衣褶皆作一筆不可得其端倪此澁齋同
年所藏散髮維摩看似無功而眼耳鼻舌皆奕
奕有生氣使人見輒神竦唐六如臨之經月不

能得其一筆信神物也激齋云此歸氏半古樓中物歸氏藏古極精妙然高蹇不與世通人有訪者就而觀之豈知未幾何時已散失殆盡乎此軸在歸氏為雲烟過眼在徐氏為霜曉長庚矣

宋李公麟山莊義訓圖

李伯時作畫臨古多用絹素設色自運則用澄心紙此白描卷乃伯時所自運者簽題目為名

賢故實不直一笑也圖之末章稱幼子育則知自育以上皆伯時之子玟乃伯時之女而所謂老人者乃伯時所自謂伯時凡有六子一女乃史書所未載者此圖蓋伯時自寫其家庭義訓之作故父稱幼子育且有羣兒之言皆非之語若云名賢故實豈有呼名賢為諸兒之理且所謂名賢者當是何人所謂故實者當是何事漫無真見而妄以己意題署不通之論也論者謂

伯時諸子各持一見皆不當意其當意者唯幼
子育耳此亦癡人夢語昔淵明責子謂雍端年
十二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曾
謂淵明諸子果有是哉父子之間恩意浹洽融
融至至親愛無間而義方之訓自寓乎其間觀
此圖者可以發人孝弟之思與守身之道不止
作畫圖玩具已也華十五半江目此為山莊義
訓圖可謂至鑒謂之山莊者伯時愛作龍眠山

莊圖僕自南北來凡見三四卷此圖末一節足
抵一卷山莊圖而意更遠義更長耳緣是家訓
故更不下款千百年来以名目未定莫肯悉心
尋究故無復一人跋尾實則伯時之意顯具圖
中而觀者未之察耳余故極論簽題之非為此
圖特開生面而屬半江為改題焉
伯時書法獨絕有宋軼過蘇米以上世所傳鍾
元常薦季直表乃是伯時所作此卷高朗卓越

唐詩選卷十
風格在季直上蓋季直表乃其本色書與其所
書孝經同一格韻此則純似元常力命表右軍
東方朔像贊而更覺疎古耳
薦季直表按之魏志無一合者蓋古人質直不
欺明示後人以依託之跡待細心者自考見耳
乃千百年來無一知者竟為伯時所蒙此豈伯
時本意好事者屢以石刻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可為一笑

宋李公麟三高圖

右李伯時畫三高圖一為范蠡二為張翰三為
陸龜蒙三君皆吳人雖應跡不同其不矜於功
不宿於名超然自遠不為世網羈聑則一也伯
時在當時雖小仕而自置殊草草一時富貴者
往往執禮願交伯時掉頭不願意特高此三人
故有是圖僕嘗見東坡黃庭內景經楷跡後有
東坡子由山谷三公象皆莊雅無一毫世態與

此正相類其為真跡無疑三君之前各有宋鄆
王題句詩筆曠朗足稱斯作鄆王為道君第三
子書學乃翁瘦金體乍展卷竟以為道君書亦
可寶玩卷尾有徐節孝魏文靖二公題名二公
植身立節亦與三君子略同信是後勁

元王惲明溪閣閑碁卷真跡

王達善聽雨樓記惲明為松雪外孫畫得外氏
法然不求妍於時惟假筆意以寓其天機吾謂

惲明畫法雖本子昂而姿韻蒼深往往出子昂
外蓋泛濫百家兼綜董巨故能不為子昂所掩
凡學古人始必專精一家後乃覃思博采遍師
古人而兼總其妙乃能脫畫本來面目獨存真
我凡事皆然不獨畫也此溪閣閑碁卷乃惲明
真跡纖穠古厚於子昂法外自立規格余見惲
明畫多矣如此卷者乃的為真蹟無疑吾師懷
清少宰所藏元人真跡致多當以此卷為長

明卓迪脩稷圖

卓迪字民逸奉化松溪人明永樂中以能書召入翰林而特善畫當未入翰林前奉母隱居林水之趣時見於翰墨間此圖為既入翰林後作故有鳳池清趣之印然成祖鼎遷於燕而題為寫於金陵官舍殊不可曉後有解貞期臨蘭亭一卷貞期為大紳悅子以能書選天下第一鳳洲稱其疎秀自喜不失春兩門風此蘭亭信不

媿斯目前後照映足稱雙璧

明唐寅春夜燕歸圖

李崆峒先生嘗以春夜燕於豫齋藩邸醉歸以女樂導送之崆峒遂屬唐解元為之圖并自為詩以紀其盛曾於館師湯少宰懷清堂見之忽忽十餘年卷已落他人手及復歸湯氏而北地詩跡已不復存矣余猶憶其題云春夜燕豫齋先生第歸至壽樂亭作豫齋未詳何人味其詩

當是藩封別號然老而健忘不能記得矣擘窠
大書圓勁古雅極得魯公神趣祇以不入俗目
遂見褫毀古今來以不入俗目致褫毀者何限
可為一慨懷清中子尚綱以余向嘗見之必能
知其顛末屬為之跋以補其闕故詳書之如此
或以圖無六如款疑為杜古狂筆亦未為無見
聊用存疑可耳

明董其昌仿黃子久富春卷

董文敏自為庶常時始見大癡老人富春卷此
卷經始癸巳去其為庶常時纔五年蓋正初學
大癡時作自癸巳至癸酉中更四十年乃始成
之計此時公年老矣而疎瘦清純與少年不異
用力深故久而不變也世人朝學執筆暮便失
之輒以自詫於人曰學貴善變嗟乎彼直未嘗
學耳豈知學之不變乃始能變孫虔禮言學之
者貴精擬之者貴似書與畫無二理也

董文敏臨富春圖余篆題卷首曰三癸三癸者
顏魯公刺湖州為亭於杼山妙喜寺東南以癸
丑歲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故名曰三
癸文敏此卷經始癸巳潤色癸亥成於癸酉余
本其精鍊之意歷時之久故亦以三癸名之庚
戌春颿溟携來九龍山齋杜生受茲為華十五
澱山臨一卷并屬颿溟書董跋其上受茲年纔
二十援豪濡墨便足排窾長老澱山殊賞之固

其宜矣

王奉常晴嵐暖翠圖

烟客先生晴嵐暖翠圖專法子久而設色精潤
兼擅子昂余見先生畫多小幀未有重林疊爨
雲烟渺瀰如此卷者信是第一合作於時先生
年已大耋乃精力鮮潤不殊少年宜其子孫貴
盛為國柱石垂休問於無窮也已酉五月余遊
淮陰與故人楊致軒刺史相遇河曲十年不見

把臂惘然感念舊雨彫殘殆盡致軒作詩贈我有花間宿約來今雨天未殘光賸曉星之句俯仰吟研相對凄惋致軒遂出此見贈匪惟畫卷足珍此段深情亦使吾於邑不能已已願視此卷焉得不倍為珍重余題曰晴嵐暖翠略足彷彿其意耳

願玉傳鍼刺蘭亭

同年願行人玉傳鍼刺蘭亭圖於素箋上以贈

吾家天游平視不見點畫對日照之則空明宛轉凡所謂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及當時四十二人歷歷如見反覆視之無彼此同異真絕構也一時同里朋從傳為奇玩各以蠅頭小楷題識其後凡得七人此箋初自癸未至於己酉歷二十七年而此七人者各各通籍且俱健在信是異數乃屬海虞周君展為畫卷而更題之余未曾見此扇見所展畫卷還想鍼刺本不知妙更

何如老興勃發因臨褚摹蘭亭一卷以麗七君子之後

王石谷溪山清遠圖

此吾友汪青渠舊雨書堂所藏青渠云此王石谷在太倉東園為唐實君先生所作先生徵款於石谷石谷云吾書不佳先生詩足不朽得為長歌紀之足千古矣未幾而先生赴禮部試明年遂成進士入翰林日循不及以為夫款以徵

信果其足信何事於款如此卷不問可知為石谷也古來名跡無款者不可一二數曾以是少之乎

王石谷山水

此石谷丙寅年作乃正其盛年時當時氣韻年華筆墨互用故秀絕一世如此毘陵惲南田與之同時交好無間故二君所製交相贊引甚有兩人合作而款下一人者更有此人所作而款

下彼人者非由親厚之至盡破畛畦安得有此
此冊為石谷畫南田題兩人既不分爾我畫亦
一時同絕此十幀苟非有石谷後題雖目以南
田得意筆亦無能辨其非是也

古洛神賦圖

康熙庚子秋余從喬徵君崇脩借得洛神賦古
搨以示家晚清檢討遵宸於時華陽徐采若玫
晚舉顧若周昉及家殿撰丹史敬銘皆在坐莫

不歡喜歎息以為世所罕有晚清掀髯為諸子
曰何不合作一圖旌此古帖則皆曰諾於是丹
史草創晚舉作圖華陽補人物既成丹史曰未
也乃於圖右上方補遠山一角正之家麓臺先
生原祁先生熟視曰猶未也又於右上方山下
補小坡數筆諸子同聲贊歎曰得之矣時余屢
從徵君乞此帖徵君勿與徵君亦向余索此畫
余亦靳之後六年引疾南還帖乃見歸又七年

屬典籤童子孫龍重裝乃始合并二月廿日記
八月廿日虛舟老人書於二泉亭上

黃尊古山水

石谷作畫皆有據依黃尊古獨師造化凡天下
名山水襍被獨遊以遍因自號獨往客冊中第
九頁猶是其獨遊所見劍門真境也余未識先
生每以為恨今年冬初馬生携巨冊索題尤其是
其晚年深到之作把玩數日如與先生晤語此

其伯牙之琴絃矣乎

悼南田畫

南田本擅山水書卷之韻遠過石谷以石谷名
與之並遂以山水讓石谷而自取花卉所謂同
能不如獨勝者也南田寫生初無定藁當其運
思每摘取生花一枝翫其意態及其枝葉之向
背細意貌之故輒多生趣見者不謂畫也冊雖
小幀而南田神韻具在或以為范芷庵作吾所

未喻芷庵與吾交好寫生亦絕佳但乏南田神韻耳以此辨真贋百無一失

惲南田詩畫

南田先生忠孝之性出自天然兼以仙姿秀骨夔絕一世故每一涉筆輒覺飄飄有仙氣非食烟火人所到石谷老人在當時雖與齊名然惲本天工王繇人力仙凡高下正自有別又南田胸有卷軸石谷枵然無有此其彼此隔越正不

可以數計者也此冊在南田為不甚經意之作然蕭蕭數筆而工益奇石谷雖極力為之所不能及吾向亦有一小冊妙處更出此上為三友舒子展借觀火燒以去豈天公愛之特命六丁收取耶今見此使我更起一念

題觀潮圖并序

雍正七年冬方厓少叅補官刺史蒙 恩特授監司明年夏乃命其子以小照觀潮圖索題知

其意念深矣余故不以頌而以規
乘風破浪舉世所喜舉世喜之君子愷之風正
潮平一瞬千里行固浩然止不由己厲潔清操
存污濁取慎之又慎慎終如始水定風止乃無
虞耳

書裘魯青雨中勸農圖後

新建友人裘魯青為歸安令於茲五年矣前年
夏初余與江皐沈凡民同往訪之值魯青攜酒

饌出郊曰將以勸農也於時嫩雨初作草木滋
植魯青拉與偕往至西塞山前呼耕者而勞之
一時農夫婦子見令長至皆欣欣色喜食飲笑
語道桑麻甘苦忘官民之分而有家人父子之
歡余謂魯青此之徵吾友之宜民矣於是凡民
歸作雨中勸農圖屬余書事其後既書已屬凡
民使寄焉無何失去閱二年凡民過余九龍山
齋曰前圖意滿筆醲頗不自得今重作斯圖庶

幾經營委至可盡當時上下懽然意象還憶余
前跋一字無有乃更書此并篆題其首使裝而
存之以紀一時絕勝

竹雲圖

雍正丙午夏四月余以假南還道經淮陰友人
邊蘆雁招余飲邊蘆雁者字頤公以善畫蘆雁
世目目為邊蘆雁者也既酒酣掉小艇子出珠
湖仰見夫際白雲如竹可數十百根枝葉根柯

皆具下有微雲數片狀若恠石隱現斷續良久
不變儼然畫圖停船翫視不忍舍去凡民曰此
先生退老之徵也為余刻印文曰竹雲越二年
凡民過余九龍山齋乃為余作竹雲圖

書錫山五賢像後

錫山邵文莊公按方正學所叙五賢屬金臺杜
言符肖像長沙李文正公摘取五賢大節各以
楷書繫跋其後勒石二泉書院歷歲既久石墜

于地會稽童明府南九奉使來此甫及半載賦
清人和乃以其暇周遊九峯二泉間見五賢像
之越在草莽也爰捐俸錢扶而起之使見者有
所觀感興起則明府用意之勤故與文莊先後
同符信可尚也

書邵文莊公貞義祠記後

單姬之貞揚長史澹成為之傳亡逸不可見獨
邵文莊公貞義祠記載貞女事特詳贊尤婉到

能得貞女志余蓋反復讀之而有感焉自古未
有未字而守貞者未字而守貞先王之教以為
過然自世教衰廉恥道喪忠孝節義之行日益
凋零君子之立教於其過者亦將有取焉所以
激頽波砥流俗也姬之許字沈氏子昇也年甫
十二昇死遂剪髮自誓父母計奪之引刀斷腕
血淋漓以示父母乃止父母沒姬力作自給年
八十五乃終始於激烈終於從容單姬之於貞

可謂能中節者矣自古無氣性人必不能成節
義恃其節義而詭激陵物使物不可近此僅愈
於不義者耳辟之當官者自多其不愛錢而陵
慢長上虐使百姓得謂之循吏乎此婦人七去
之條不以不淫而遂不去也單姬年八十餘丰
儀溢發安而不困視之如平常而居之苦素此
所以尤可貴也嗚呼為無節義人立教以激烈
能守為尚為節義人立教又以不自有其節義

為尚始以勉強究於自然如單姬者信可以教
矣余故特舉單姬之不自有其貞以為世之立
名節者勸

高忠憲公攀龍像贊有序

處君父之間不幸以忠節死而憫然詭激引義
一決招君父之過而自以為名名則立矣如君
父何忠憲高公之被逮也先一夕草遺表曰臣
雖削籍嘗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願從屈平

之遺遂自投小池死余嘗親至池上求先生死
處水纔尺許衣不濡未立而死此其忠愛之至
通乎天命視一身生死如日用飲食尋常去來
故入水不濡如脫屣也於戲一死也招君父之
過以死與死而不忍招君父之過者相去何如
此申生之死所以僅得為恭而浚井之出為大
孝也與贊曰

髮聲如鞭血可成碧先生心水千載一跡屋角

斷稿可以脫屣天王明聖臣自死矣臣則死矣
君恩實多死而未報臣將奈何於戲此身可死
兮君恩不磨

高忠憲公盡節池

雍正六年正月十有二日夜夢一老人來余前
儀觀甚偉索書盡節池三字夢中念言此必高
忠憲公也宜書高忠憲公盡節池七字明日知
余以部件被劾賴天子仁聖得從薄罰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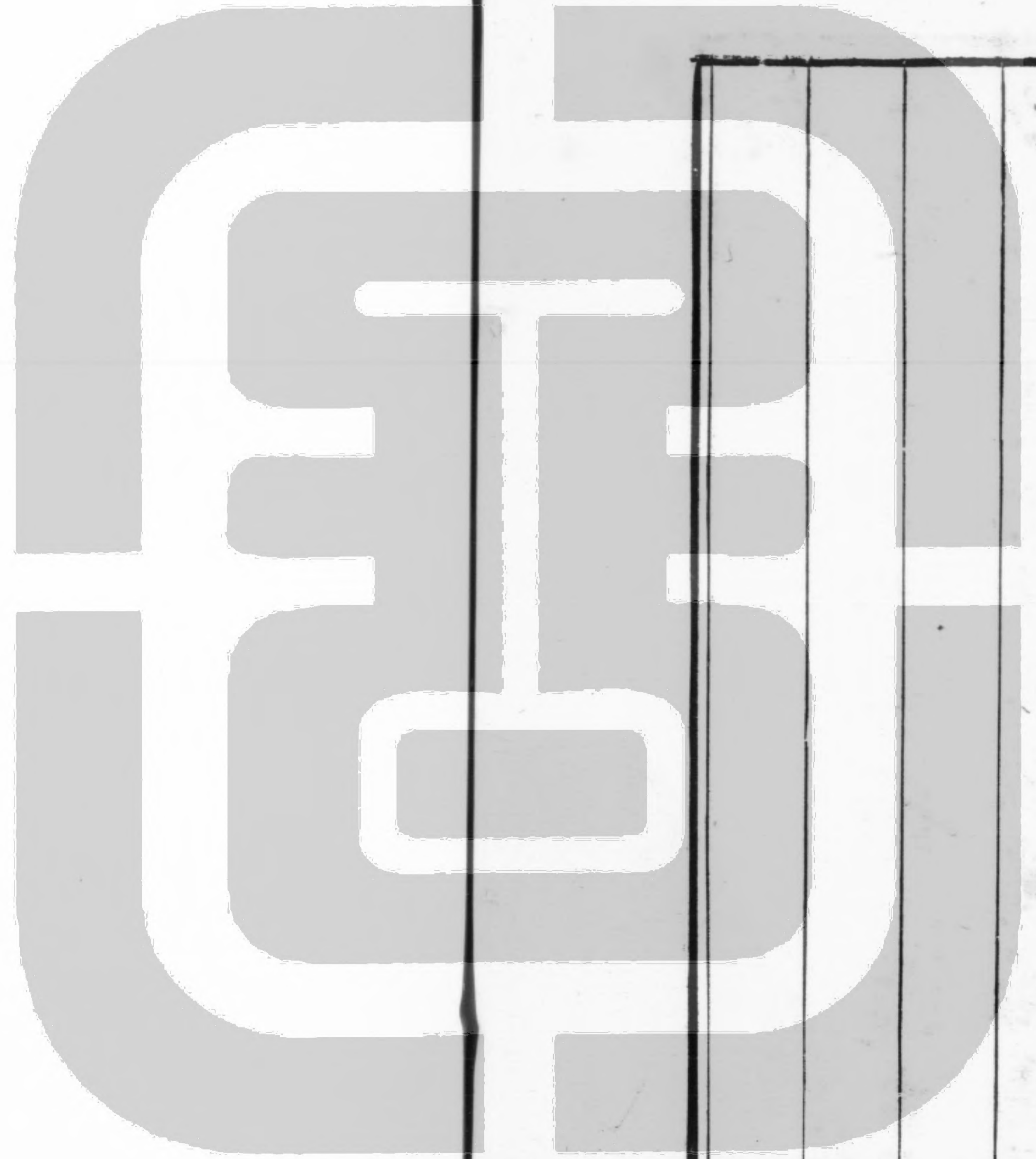
虛舟題跋終
念昔因忤然有動爰齋宿莊書揭諸池上

虛舟題跋終

吳郡王景桓鐫字

余得翁林先生竹雲題跋芬舟沈先既
手書而刻之次獲虛舟題跋十三卷雖此
先生定本而其言辨博甚可觀採彙事
係援不絕別為錄之因取竹雲本所未有
者補書此編以資參考他日倘遇前三卷
當續梓之以成完本也乾隆三十三年月
晦日漳治就竹陰下書陳焯

予既讀錢壽泉明府所輯王翁林先生竹雲
題跋適芥舟翁携其友暎之陳君以寄虛舟
題跋十卷云得自江南之幕游閩中者假而卒
業知竹雲本原從此中分出雖佚首三卷亦可
稱是書合璧乃即乞芥舟翁書之以付剞劂他
日倘得所佚三卷併刻以同好尤為執林快事
或有博雅君子得之而見寄焉則更幸甚
乾隆庚寅秋九月竹坡楊建識



Blank lined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for writing.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s in the upper right margin.

